

张坝古村里的陇南民居

□ 牛旭斌

盛夏时节，从陇南市武都城里出发，前往武都区琵琶镇的张坝村古村落。

琵琶镇，本就是藏在秦岭余脉里的宝地。秦岭馈赠的半湿润气候，让这里既有北方山峦的雄浑高峻，又带着南方山水的灵秀温和。琵琶河在重山叠嶂间迂曲奔流，麻崖梁挽着秦岭的余脉，山势险峻却藏着生机——这片南北过渡带上的土地，连江河都带着韧劲，山峦里透着灵气。

顺江而下，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山坡上连片成海的油橄榄。这些常青的乔木格外惹眼，结满了果实仍不改苍绿，一年四季将江岸装扮得生机盎然。如今盛夏更是枝繁叶茂，在阳光下舒展着浓绿的叶片，为起伏的山坡覆上一层碧玉般的绿毯。

高速公路临江延展，时而跨江而过，时而穿入山腹，时而如绸带摆腰般蜿蜒，时而似长袖甩展般开阔。当路身紧依着江岸与山峦时，从车窗望去，一排排柳树正舒展着丝绦，在风中轻轻摇曳，把夏日的清爽都系在了梢头。

钻天的白杨更显蓬勃，满树新条窜着疯长，片片嫩叶在骄阳下泛着细碎的光，熠熠闪烁，正在向天空撒落碎金碎银。

江流冲积出的山峪小盆地上，小镇村郭依势而建。有人家的地方便有连片的田地，阡陌之间，菜蔬鲜绿得能拍出水来，果木的繁枝在夏风里沉甸甸地摇晃，向日葵正顶着金黄的花盘招展，农人们荷锄穿行其间，翻土、埋肥、浇园。山坡上的落叶松早已褪去春时的茸茸新绿，换上了盛夏的浓荫，一树树苍翠挺拔。去年冬天衰败的枯草早已被蓬勃的绿意取代，在风中舒展着筋骨。核桃树、梧桐树、楝子树都已葱茏如盖，那些曾怀抱过花事的乔灌，如今正把果实悄悄藏在叶间，在漫山遍野的岭上铺展盛夏的丰茂。

离张坝村越来越远，鹅卵石铺砌的村道上，汽车缓缓减速。入村要过的第一座小桥由横木搭建，仅供单人通行。抬上一阶阶石板路，脚底触着微凉的石面，才更准确地体会到“阶”字里藏着清凉意境——瞬间仿佛被清风野树温柔包裹，被磨盘溪流轻轻唤醒，市井的喧嚣、案牍的冗繁、生活的琐碎顷刻间被她抛在脑后，只余下满心的舒展与欢喜，禁不住心花怒放起来。遂举起手机，想把这夏日里少见的古老、难得的微小，全部定格在镜头里。

顺着那条窄窄的碎石小路往村里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慢慢挪着步子，一步一步离村子越来越近。村口的老槐树不知站了多少年，粗壮的枝干向天空舒展，浓密的绿荫为院落铺出大片的清凉。树下的青石板被几代人的脚印磨得发亮，阳光透过叶隙洒下斑驳的光点，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村落的过往。

人们纷纷从树下走过，就能看见依山而建的老屋。这是一座见不到水泥痕迹的村落，房院的一砖一瓦、一木一石，都来自周边的原始山林。烟熏的墙壁，是岁月用朝暮涂绘的底色；地基的石条，是祖先从河床里一块块搬来的垒砌。据地方民俗学者介绍，张坝家族的根脉，正源于“湖广填四川”或“填陕南”时期的移民定居，一代代人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建房，才有了如今的村落模样。

在张坝村，每一座老屋的诞生，都藏着村民们与自然共生的先天智慧，更凝结着换来一砖一瓦的万般辛劳。就说房屋的地基，皆取自村旁河谷岸滩——村民们俯身捡拾那些巴掌大小、平整结实的河石，装进背篓里，弯腰弓背一趟趟从河滩往山坡上运。这些被河水冲刷得温润光滑的石头，在日复一日的积攒中渐渐堆成小山，再被一块块仔细砌筑，严丝合缝地拼出坚实的房基，像给房屋打牢了沉稳的“根基”，任岁月风雨也稳如磐石。

墙体的修筑则更见功夫，全凭山坡上黏性十足的黄土做“主角”。村民们先将黄土细细筛过，掺入少许碎石沙砾增加硬度，加水拌匀成黏稠的泥料。接着架起木制墙板，用铁锨一铲铲将泥料填进墙板之间，再压上柔韧的藤条当墙筋，连番挥动沉重的镢头反复捶砸，拿石杵密密压茬夯实，直到泥土紧密得再难插进一根铁丝。这样一层一层往上筑，每一层都凝聚着力道与耐心，待墙板拆除后，便显露出敦实厚重的泥坯墙，带着黄土特有的质朴色泽和坚固表情。

墙身立起后，建房的节奏便愈发紧凑起来：选粗壮の木料做立柱，撑起房屋的骨架；架上笔直的檩条横跨梁柱，铺好细密的椽木做“筋骨”；再用竹条或树枝编起稀疏的耙子铺在椽上，糊上一层混着麦草的泥浆做垫层。最后，将从窑厂运来的青瓦一片片小心铺在屋顶，瓦片交错咬合，既挡风雨又利排水。当最后一片脊瓦盖好，一座土墙青瓦的房屋便在山坳里拔地而起，

带着泥土的芬芳与手作的温度，成为人们遮风避雨的安居之所，也将张坝村祖祖辈辈的生活记忆，深深植入这片土地。

徘徊老屋，座座院落高低错落，厦房左右平衡，土木石瓦的组合，无不是传奇；座座天井开合有致，起居敞聚依序，长幼男女的布置，伦理有序，无不是生活的经典。

穿过高高的屋檐台，跨过高高的门槛，仰望高高的屋脊，世世代代未曾迁挪的张坝人，对那些年月的光阴，有过高于大山的期许。

行至深处，来到陇南民居泛博物馆。这里没有生硬的文字堆砌，而是通过一件件带着岁月温度的实物、一帧帧定格时光的图片，以及精心复原的场景细节，将陇南大地上那些至今保留完好、独具地域特色的民居建筑，生动鲜活地呈现在游客眼前，让人们看到一个地方特有的民居文化与文明。

展区内，从山区的土木瓦房到江边的吊脚楼，从古朴的四合院到依山而建的窑洞民居，每一种建筑形式都承载着陇南独特的地理印记与人文记忆。你能看到带着岁月包浆的老木门、雕刻精美的窗棂雕花，它们曾是民居的“脸面”，见证着一代代人的生活起居；也能通过高清图片俯瞰民居与山水环境的和谐布局，了解“依山傍水”“就地取材”的建造智慧。那些记录着民居建造过程的工具、展现生活场景的老物件，更是让静态的建筑有了烟火气，仿佛能让人窥见往昔陇南人在这些屋子里生火做饭、闲话家常的温暖画面，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沉浸于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读懂陇南民居里的乡愁与岁月。

村后的山坡上，油橄榄树连成一片绿色的海洋，风过时掀起层层绿浪。田埂上，各种野花正开得热烈，金黄的花海与远处的青山、近处的老屋相映，美得让人心头一颤。农人们戴着草帽在田里劳作，锄头起落间，泥土的芬芳混着花香扑面而来，那是属于乡村的鲜活气息。

走累了，坐在老屋的石阶上歇脚，看阳光慢慢爬过墙檐，听远处的溪流潺潺作响。这里的时光仿佛走得格外慢，慢到能看清每一片瓦的纹路，听清每一声鸟鸣的婉转。

张坝古村，就像一处被时光温柔以待的秘境，把陇南的山水灵气、民间温情都藏进了黄墙、石板、炊烟与绿意里，等着每个路过的人，来读懂它的故事。

陇南行吟

□ 朱志良

2025年9月8日至12日，省委老干部局组织省级老同志到陇南考察学习，所到之处，政通人和，事业蓬勃，感慨颇多，记之以贺。

万象大景区建设有感

千年药乡颂陇南

靠山吃山祖辈传，
越吃越穷不堪言。
如今靠山更养山，
绿水青山新理念。

千年药乡是陇南，
千种中药类齐全。
道地药材历史久，
声誉绝佳客商远。

姚寨开发树典范，
景区八寨紧相连。
名字各异都响亮，
民族风情铸奇观。

红芪生在米仓山，
文县纹党紧相伴。
岷归产自哈达铺，
铤水大黄在礼县。

万象夜街更耀眼，
客串演艺争台前。
新兴媒体抢直播，
盛况空前影响远。

林林总总说不完，
加工延伸产业链。
种植药材奔小康，
乡村振兴尽开颜。

大山深处藏乡美

陇南交通昔今照

富民政策放光芒，
铁楼赶上好时光。
大步跨入新时代，
独特风俗非宝藏。

山大沟深路途远，
雨天路险泥满道。
群众戏称水泥路，
物流不畅苦难熬。

农闲时节祭农桑，
新望雨顺人无恙。
朋友聚会啜杆子，
燃起篝火篝火煮。

逢山开洞满地桥，
动车高速任你挑。
交通便利众口赞，
更有机场入云霄。

注：啜杆子即喝自制的酒

沟口建起大剧场，
白马文化传四方。
撸起袖子加油干，
拉尕扎勒万年长。

四通八达路平坦，
险峰总把景色添。
省市朋友相聚会，
早出晚归乐清闲。

注：拉尕扎勒是白马语吉祥如意

寺台秋日

□ 刘雅倩

几日连绵不绝的雨，让小镇平添了几分凉意，湿凉的风中透着阵阵桂香。傍晚，撑着伞，在一路水滩中我脚步轻快地踱水而过，像是去赴一场和秋天的美好之约。

在簌簌秋雨中山水如墨染的这座康北小镇，是我土生土长的家乡。沧桑岁月更迭中，深厚的文化沉淀让寺台这座魅力小镇愈加富有韵味。

纷繁尘世间，倘若你也愿驻足停留，在一方天地间找寻心灵的契合和寄托，不妨走进寺台的秋天，感受天桥山烟雨蒙蒙氤氲升落的雾气，领略小院桂花香飘十里沁人心脾的芳香，品味山间板栗甘甜美口的清脆，细赏万寿山庄独特旖旎的人文美景。

每个地方的秋都是独具特色、自成一流的。寺台的秋是温润和暖的，少了些阴湿肃冷，多了些细腻柔和，似有若无之间发生绝妙的中和。连日秋雨霏霏，思绪亦如秋雨，没有目的依然可以洋洋洒洒。

雾霭沉沉，连日的阴雨让天桥山笼罩在层云之间，忽而放晴的天气，夕阳为墨绿的山峰镀上金色的光晕。想起纳兰容若曾写下“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将无限深情融入无言的景物，曾经的一往情深有多深呢？犹如夕阳余晖辉映深山之中的绵绵秋雨。

寺台的秋天不乏诗词中的深情，更多承载着人们丰收的喜悦之情，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时不失，五谷不绝，是自然的节律，也是天地的馈赠。

“一场秋雨，又落一地花”。

此时，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朵鲜花。最先想起的是桂花的气息，院里的桂花馥郁芬芳，而秋雨恰如其分地冲淡了桂花的浓烈，只余淡淡的清香萦绕鼻尖，有风拂过的时候，一朵朵桂花徐徐下坠，像黄色的星星沾满地上，盈盈洒洒满目金黄。

或许桂花正如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适合静静远观领略其风韵。

属于秋天的还有板栗的香味。农忙之余，人们结伴而行上山“打”板栗，寺台的板栗多生长在晨雾缭绕的山峦之间，打板栗的人手持长竿，身背背篋，行走在山间小路上，目光穿梭在山林之间，盯着高挂在枝头的绿色刺球，熟透了的板栗球，大大方方地裂开口子，露出圆鼓鼓的褐色栗子，一甩一勾之间悉数落到地上，倘若青涩尚未成熟的板栗球，须用脚来回轻轻碾。从绿色刺球到棕色坚果，是收获，也是秋日漫步山间，感悟万物生命力的过程。

人间朝暮，叶落惊秋。秋日胜景藏于山野之间。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初秋的山间树木葱茏，花草丰茂；萧瑟的秋风传来，草木摇曳，小河涌浪。漫步在G567国道，满山遍野墨绿泛黄的树叶，离层林尽染的鲜红枫叶尚需时日。

沿路而下离寺台约一公里，路口老柿子树颇有“枯藤老树昏鸦”的意境，两条登山小道曲径通幽，一座座农房错落有致，山林深处有小亭子做伴，从游廊中缓缓走过，那一瞬间似乎穿越到了古代，眼里只有山水，再无凡尘杂事纷扰。

在烟波缭绕的雨后，或有皎洁月光的夜里，约上三五好友，休憩赏玩，有趣的灵魂在这里发生联系。

秋风吹不尽，总是故园情。

秋日寺台，是离人心中千山万水幻化的乡愁。无论身在故土，抑或他乡，透过相似的情景事物，故乡便有了形态，存在于世间万千角落，只要立于其上，便感受到无限温暖与归属。又是一年金秋时，落叶翩跹，时光不变，唯耳畔清风与碧空流云，一年年往去来回，诉说着寺台的美好……

竹实

第2020期



鹿仁村寨迎游客 【国画】 作者 雷风云

太湖小记

□ 杨艳辉

徽县县城南隅，有一景区名曰太湖风情园，当地人称太湖。出城向南，穿过农贸市场，走过工业园区，步入水阳镇地界，喧嚣顿消。再走过转弯，是宽阔的广场，进入处水汽扑面而来，碧绿的湖水映入眼帘。抬头眺望，正前方的古松苍柏中，徽县泰山庙静穆而立；群山之间，青泥古道蜿蜒盘桓。太湖之名，由此得来，有平安之意，又蕴含着千年古道的沧桑深厚。

游玩太湖，路线随心。环湖主路是铺有环保材料的宽阔跑道。两边山坡上还有阡陌小道，由石阶和鹅卵石随地势铺成，陡峭狭窄却别有情趣。行走的路不同，观赏太湖的心境自然就不同。

山环水抱，是太湖最动人的模样。山养水，

水润山，天长日久，太湖变得温婉静谧，四季各有千秋。

如在这盛夏的清晨，沿水泥路信步走进太湖。潮湿的泥土气息中透着清凉，两岸山坡绿意凝重，清脆的鸟鸣从林子间传出，接连着蛙的叫声，一池碧波微澜的湖水款款而来。渐行渐宽，水韵亦浓，一座拱桥横亘在眼前。

走上桥，驻足四顾，只见两岸青山对峙，山梁沟壑纵横交错，草木花丛如织如锦；湖边垂柳依依，芳草茵茵；盈盈湖面，水雾氤氲，几丛芦苇，婷婷而立；时有白鹭嬉戏着划过水面，留下一片片波光粼粼的涟漪，瞬间不知去向；水底的鱼儿，赶着趟地跃向水面，带起一串串水花，好似湖水开出的花朵。湖中心的长桥上，有古香古

色的亭子供游人小憩。入亭，看山看水，又是不一样的风景。

沿环湖路，迎着山林和湖水的清凉一路走下去，心情变得格外安静。路边种着牡丹、芍药、海棠、紫藤等花草，已过了花季，枝叶长得很旺盛。春天的时候，它们次第开花，真可谓一池湖水半边花，香气飘千家。花开花落，花落为的是下一场花开。看这些花树葱郁的长势，来年的花事盛宴定当如期而至。

环湖路对面的山坡上长满各种草木，最多的是七里香，一串串小果实挂在叶子之间，可见花开时的繁盛。在春天，太湖的这面坡是七里香的天下。一夜花开，犹如白雪覆地，一片洁白，空气里的香气几里之外就能闻到，远远地站在太湖桥上，一嗅，一望，便让人沉醉其中。暂且不想那七里香花开，只是走在当下，以绿为傲的山，以静示人的水，已是一处难得的好去处。

拾级而上，视线顿时开阔起来。跨入亭子，站高望远，太湖像一幅水墨丹青画悠然舒展。整个画卷，水绕青山山绕水，山浮绿水水浮山。山，依然静美着；水，依然微澜着。山水相依，不动声色地铺展出一幅诗画长卷。一个转身，喧嚣与安静也就一湖之隔。